

# 通过文字寻找意义,挑战无意义

□晓 航

从1995年我开始业余写作,到2014年发表最新的长篇《被声音打扰的时光》已经快20年了,时间算起来长得可怕,但是又飞快到不知不觉的程度。

从这20年看,我的写作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6年到1998年,基本上写的都是废话,没什么能发表。第二个阶段是从1999年到2001年,这三年发表过,写完的东西可以不扔垃圾箱了。第三个阶段是从2002年到2007年,我觉得我的作品在这个阶段有一个质的改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评论界所谓的“智性写作”风格。第四个阶段是从2007年到2012年,在这个阶段我尝试着使作品向两头靠近,一个方向是现实,我打算更深入地地理现实;另一个则是向思维的深处,探索一些更抽象的哲学与宗教问题。第五个阶段,就是从2012年起我开始长篇创作,我基本上没有写过长篇,因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历程,我又成为了新人。《被声音打扰的时光》从2012年4月开始构思到2014年7月完成花了27个月,一共删改六次,这中间历经艰辛,倍受打击,我深深体会到写出一个长篇是多么不容易,那种传说中的日行千里,一天干几万字的事情只有神仙才做得出来。

认真地想想,写作这20年我有什么改变呢?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读了很多书,粗略算了一下,我大概主要读过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历史、哲学(包括很多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国学、文学、科学等等门类,当然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总体上大概有五六千万字之多。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们使我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看待世界的框架,即理性的批判主义框架。同时,对于宗教的涉猎,也使我深深了解了上帝或者说佛陀植根于人类心中的那些基本善念,这两种不同框架的相互参研与对抗都让我受益匪浅,给我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体验。

其次,这20年我已经从一个初学者成为相当成熟的写作者。想当年,我对于文学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只是一种生理性表达,满足一种倾诉的欲望而已,而现在我对于文学的看法已经比较固定了。我认为文学的最终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要重新组织事实、重新建构世界,或者说给世界一个新的解释,就好比音乐、绘画、政治、科学都有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方式一样。

正是基于这个想法,我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思考,我独创了一种“智性写作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以复杂震荡荡的多学科组合方式,以想象力为基础,运用现实

元素搭建一个非现实世界,在非现实世界中回指或观照现实,进而拓展对于生命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寻找。这是我写作的特点,别人不能轻易模仿,它常常令我非常得意,并且得到众多的赞扬;这也是我写作的缺点,有许多无法克服的缺陷,它常常令我异常绝望,并且受到众多的指责。

这20年的第三个变化,是我已经从当年的小资产阶级转变为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我依然无法摆脱怯懦、卑微、首鼠两端,但是我已经从只关注自我的生存状况变成一个关注群体、大众、民族的思考者,我认真地观察着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变化,希望我的民族获得最终的腾飞。

而这20年中,惟一没有改变的是,我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相当难能可贵,也相当悲催,因为都到现在了,我竟然还是理想主义者!在一次校庆发言时,我对着当年的同学们大谈理想主义,台下的同学频频点头喜笑颜开,我想大家的真实想法是:这孙子没变,他很执著;可是这孙子从来不会进化,永远按照他年轻时不切实际的目标奋斗着。

在未来的时光中,我还会认真地写下去,我的题材依然是关于城市的,我认为未来中国100年以内的道路都是一个城市化的道路,城市文学会大行其道。那些简单的、机械的、重复的农业文学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即使它们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在历史舞台上继续表演,但它们也会逐渐变为哑剧,然后变为光影戏,慢慢地失去观众与读者。历史会把它意味深长的目光投向城市的深处,我们这些忠实于城市的写作者将会接受历史的考验,我们会努力表达出城市的开放性、多元性、矛盾性,还有它极为深刻的变形记。

思考是一个写作者终生的痛苦的任务,他们放弃那些名利双收的行业进行写作就是对自我存在价值的不断确认,这种行为如同买彩票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回报。但是,如果运气好,他真的写得足够好,他就能确认不仅仅是自己甚至是整个人类存在的某种价值。这种买彩票的行为其实是一场非常伟大的战斗,有些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获得那种人类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而奋斗,虽然他们表面上被别人认为是无聊的、古怪的、不切合实际的、完全无法理解的。

一个懦弱的人将永远是懦弱的,他不会在某一天变得坚强起来,这不可耻,这只是一个事实。可是,作为一个怯懦的人,我在这个世界上做得最勇敢的一件事就是:如果生命是有意义的,我将通过文字来寻找这种意义;如果生命是无意义的,那我将通过文字来挑战生命的无意义。

## ■印象

# 关于晓航的那些事

□宁小龄

晓航就职的那个公司在帝都的西三环,做金属与非金属的商贸生意,那些年他人五人六,穿着西装,装着还算娴熟的英格力士,跟老外们周旋,彼此算计,满腹经纶。晓航是不是一位做金属与非金属生意的高手,无从得知,在此存疑。每次相聚,大家起哄,一旦问及——前些年他是眉飞色舞,这几年则是唉声叹气。

有一年,他疲于奔命在北京与外地之间,来回穿梭,据说是为了一个项目,那是他操劳过度疲惫不堪但又没什么斩获的一段日子。如果让他写成小说,我们可以看到试图跻身于矿业的一个匆忙而惨淡的身影。如果时光倒流,在前十年,他所在的那个行业,生意兴隆,业绩良好,产品价格曾经一路往上狂奔。那些日子,晓航踌躇满志,逢人必谈股票,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或见机行事的投机者他都有种种心得。那时他手里捏着一大把股票,似乎是一个辉煌的数字,相比之下,他身边的那帮朋友们听了他的忽悠,个个也都跃跃欲试,最后他是不是赢了,那些朋友是否掉在了坑里或是否及时出逃,我没有问,因为那已经成为彼此之间的往事。

这时的晓航经常大气与阳光地在电话或短信里张罗着朋友们聚会,通常他会在饭局上成为主讲。在跑项目的日子里,晓航每次回京,基本上悄没声息,偶然有电话或短信,通常都是叹息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大滑坡,然后自我鼓励,兄弟我得拼命啊。那口吻是满眼苍凉的商人,让人可以想象电话那端他的苦相,但只有偶尔提及文学,他才仿佛大病初愈,骤然间恢复了元气。

有很长一段时间,晓航每周雷打不动地如约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新闻节目的嘉宾。这个节目,我没听过,有一次去香山开会的车上,听到一个也叫晓航的男主持人正以我非常熟悉的浑厚磁性的声音评述天下大事。我在插播广告的间隙,给他打去电话,没想到这并不是他,此刻的他正在外地。晓航无奈地解释,电台有两个晓航,虽然同名,那位是正式的,而他则只是嘉宾。

不过据听过的朋友讲,晓航仗着北京大院孩子的自信与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再加上口吐莲花与反应敏捷,在电波声中,他苗尖的嗓音兼得瑟的姿态逐渐被众多走街串巷的出租司机与小白领们所熟悉。坐在麦克风前的晓航,我相信就跟他坐在饭桌前一样,善于八卦,眼睛活泛,表情与手势都相当夸张。

晓航年轻的时候,据他说为了宣泄体内的负能量,经常呼朋唤友,游走在北京高校的几个足球场上。他号称自己是头脑最为清醒的组织中卫,也经常助

攻,而且是绝对的主力——可惜,后来他的一条腿受到重创,然后在疗养期间,有数月间,他从大家的视线里暂时消失了。

没有了晓航的饭局,顿时寡然无味了。每一次饭局上,他的气场他的慷慨激昂他的亦正亦邪他的插科打诨与他的彬彬有礼他的修养他的低调他的沉默,相互迅捷转换中,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与性格中的驳杂。但不管如何,他给大家的印象是阳光的,是北京的,是大院与胡同的,如果没有北京大院出生的王朔前辈,那么晓航怎么着也应该肩扛王朔的大旗,写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之类的作品。

晓航有真正的理工科背景,考大学时他数学最好,大学学的是物理化学,然后又就读于知名的外经贸大学,相当于一袭现代贵袍加身。这些年,哲学历史宗教手不释卷,并喜欢忙里偷闲,挑选个别美景,然后支起电脑,像一个正在炮制一部热门电视剧的编剧一样,滴滴答答地码着字。这个场景是很小资的,是会吸引众多目光的,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有那么几篇小说他就是在这样的目光炙烤中突然感到自己正在穿越现实,进入到一个让他眼晕的虚拟的天地。

有一阵子,他在网上与众多象棋高手对弈,他一脸正色地说网上真有高手啊,他们下得如何如何,有的棋路来自于他都不知道的棋谱。那段时间,他痴迷于此,晨昏颠倒,昼夜不分,但他很快幡然醒悟,检讨道“真是玩物丧志啊!安排好正事给耽误了”。

若干年前他买了房。楼盘不错,绿树成荫,然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开始像样林嫂一样絮叨他的装修远景,并不厌其烦地跟多家装修公司的半真半假地探讨着装修的多种可能性。终于,他家装修大功告成,所有去参观取经的朋友,目睹这个一半是美式乡村一半是地中海风格的房间后,都羡慕嫉妒恨地在他的新地板上留下了斑斑的脚步。

他的《师兄的透镜》获得鲁迅文学奖后,那段时间他必须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他不能像其他在体制内与业内的获奖者那样可以高声喧哗,可以恣意忘形——他必须夹着尾巴,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某个环境中一个文学创作的潜伏者。那些日子,耳闻某地某位得了鲁奖后,又得到地方政府的重奖时,他很惊讶,不间断:真有这样的好事?不务正业的晓航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当他的同事们从各种渠道得知他获奖后,他只是偶然地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八卦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谈资而已。

# 神圣与世俗的疯狂——城市文学视域中的晓航

□李蔚超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海德认为,音乐和数学一样,体现了人类精神中神圣的疯狂。音乐和数学,如同一切艺术与科学门类,需要以一定的秩序、规律和确定性为基础,确是人类理性的创造,然而其因“神圣的疯狂”而具备超越理性的冲动恣肆。神圣的疯狂有别于世俗的疯狂。神圣的疯狂可以让个体摆脱具体的禁锢,为难以言喻的伟大与崇高感所捕获,于是在有限的经验中体悟到无限,进而体会到个人的渺小。世俗的疯狂更多是感官的沉沦和欲望的宣泄,通过世俗的疯狂,个人在欲望的消费里无限的膨胀,随后堕入空虚,期待下一次刺激的到来。在都市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世俗的疯狂,灯红酒绿下的肆意狂欢或可堪称一种城市文化符号。

学理工科出身且早早投身商业大潮的小说家晓航,因拥有与其他作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个体经验而抱有与众不同的创作胆识和野心。他乐于将一定的科学概念进行文学想象性的描写处理,对应描摹现代都市中小资、商人、白领、青年科研者等特定人群俗丽时尚而颓废迷惘的生活,他注重展示世俗的疯狂破灭之后人物心灵对神圣的向往和渴求。在晓航的小说中,神圣与世俗的双重“疯狂”巧妙地互为镜像,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交相辉映,读者和论者很容易从中获得新奇的阅读体验。这是晓航的独特。独特的艺术面貌为晓航的小说获得了一定的文学殊荣(中篇小说《师兄的透镜》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也获得了评论界“智性写作”的命名——“智性”指涉科学与艺术的玄机与奥妙,因其体现了人类智慧中神圣的疯狂和世俗疯狂的真实与切近而格外迷人。

## 城市:恶之花

在创作谈中屡次声称“不读文学作品”的晓航,对于中外文学史上曾经热闹流行过的先锋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大概缺乏探究的好奇和热情。但是,无论先锋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智性写作,剥离炫目奇巧的文学技巧,看清作家对现实世界的呈现和理解,才是判断和理解一位作家的价值的重要标准。

晓航曾理性地规定过自己的写作模式:“首先我依然继续运用想象力,搭建那个远远没有完成的‘非现实世界’,它被我命名为第二世界。其次,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主动谋求建立一个独具个人色彩的‘现实主义世界’,它被我命名为第一世界,我一直努力打通‘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之间的管道,想使两者融合,并力图产生更加丰富多彩的可能性。”第一世界即是现实,晓航是地道的北京人,没有过任何非城市生活经验,他的现实世界就是城市甚至说当代中国“京式”超级大都市。从城市文学的视域考察晓航的创作,他早期作品“往事系列”、“青春系列”等中篇小说无意突出城市的主题,并未对城市本身进行深入思考,更多是不自觉地根据个人经验将人物安置在城市的舞台上。

直到在不久前发表的新长篇小说《被声音打扰的时光》中,晓航才将城市时隐时现地塑造成小说的一位隐秘“人物”。城市作为小说“人物”拥有时尚而鲜明的符号,雾霾、拥堵、水泥森林、消费文化、金钱拜物等等含义不言而喻。晓航依然延续西多奥·德莱赛对现代都市的阐释和批判,以亦真亦幻的方式呈现现代城市繁华喧嚣背后的社会文化的丑恶与黑暗、城市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和情感失落、个人美好理想与严酷现实之间的落差。晓航在这篇小说中虚构一个神秘的日出城堡,在那里“产生梦幻的地方也消灭梦幻的地方,在这里什么都可以

发生,既有复活也有死亡”,它堪称城市的缩影,城市中涌动的物质欲望、醉生梦死的狂欢和多元个性的追求毫无拘束地爆发和肆意地蔓延。

读晓航和其他当代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作家的作品,也会产生一种疑惑,作家们不是把描写冷漠、功利、市俗、恶等种种城市生活窳劣本质,当作一种毫无推敲余地的“盖棺”性结论?在《被声音打扰的时光》中,晓航让小说人物一遍又一遍地不假思索地宣布:这个世界是“恶毒与功利”的。对恶的警觉是任何一位成熟作家的必备条件,但是警觉并不等于一股脑地归罪于恶的本身和认定恶是渊薮就万事大吉。晓航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在小说中他毫不犹豫地宣判城市之恶像“日出城堡”一般令人畏惧矗立不倒,然而人物愿意以蚍蜉撼大树的勇气和决绝与之抗争,即便这种抗争是盲目而出于本能的。然而,当人物表达着“世界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理想,我对世界很失望”的情绪时,警觉的作家会用文学的方式将城市生活的丰富传达给读者,探究城市之恶的由来,探讨限制恶的社会因素。而沉迷于“恶之花”的香艳诡俏的作家则会简单地将当做生活的常数,过于认同人物的情感倾向的作者会使叙述者和人物的声音融合,小说的意味将失之单薄。

## 城市中人:在犬儒心态与理想主义之间摇摆

晓航作品里的人物,大都是科研界的异类天才、知识界的另类精英、商界的冒险家,而由他们生发的故事,也都蹉跎而离奇。

赵晓川是一位出现在多篇小说的人物,他一般被赋予理工博士、辞掉科研工作下海的商人等等身份,类似的人物被晓航称为“小资产阶级”,他们身上呈现出一种城市中人的新的存在方式,一种另类的个体发展态势。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商人,赵晓川一方面深谙当下社会的“现实法则”,懂得金钱的力量会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状态,他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谅解、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带有颓废的玩世不恭和现代犬儒心态。然而,他的骨子里还终究难以割舍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信念与理想,他对情感是真挚而不失善良的,在他的身上,社会良知的弥足珍贵与现实欲望名利磁场的纠葛缠绕,使他处于十分尴尬的人生境遇。

晓航的代表作《师兄的透镜》(原名《当兄弟已成往事》)以研究所中的年轻科研工作者试图探索宇宙形成初期的第一缕星光作为情节线索,讲述了终极真理对知识者的召唤,以及知识分子对庸俗和欲望腐化的自我心灵的救赎。叙述人“我”作为一个资质平庸的高校科研工作者,自认与真理相隔永恒的距离,于是甘愿堕落在庸常的生活中保持狡黠而世俗。我和研究所其他平庸之辈一道,贪婪地寄生在才华横溢的师兄朴一凡周遭,依靠他的智慧完成科研任务,从而维持自己无忧无虑的世俗生活。如果没有朴一凡的突然失踪,没有那幅名画对众人经济生活造成的威胁,没有去寻找真相时被唤起的青春记忆及往事情怀,“我”那沉湎于安逸生活渐趋麻木的内心就将无限地地滑向世俗的谷底,最终麻痹于城市生活喧嚣的声浪里。小说的结尾则让那颗渴望发现宇宙的“第一缕星光”的震撼与清醒长留于“我”的心中,那微弱的光芒象征着意义的、抽象的、价值的、精神的觉醒和徜徉。

几年前,北大教授钱理群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大学生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

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钱先生一石惊起千层浪,社会开始纷纷反思高等教育的问题。而晓航的小说人物在很多方面佐证了钱理群先生的论断。那些高校知识分子、科研精英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商人们在大儒心态与理想主义之间游移、矛盾和纠结,这是晓航作品里常常呈现出的城市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他微妙地展现了商业化时代知识者欲念十足、平庸世俗的精神世界,同时,晓航期许城市市人在世俗浮生中能够受到理性之光、智慧之追忆的启迪,于是他的小说总是以怀旧和致敬的方式回望和追忆那些“往事”与“青春”,那些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时代,那些人类智慧中神圣的疯狂。

## 城市:商人冒险家的乐园

现代城市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从词源学考察,这两种功能与古代汉语中“城”与“市”两个字的含义正相符合。现代英语国家说到企业家“Enterpriser”,“entrepreneur”,是从法语中借来的词,原本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普遍是指企业中能够让企业合法经营、不断发展,具有社会责任的人,突出了“冒破产之风险”的特点,也指艰巨的事业、魄力或开拓进取的精神。早在16世纪晚期,敏锐的莎士比亚就发现了商人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崇尚冒险精神的商业时代业已来临。另一方面,商业主义因追求利润而显得咄咄逼人以及自私和不道德。21世纪,城市金融商业文明日益成熟,商人已成为城市中的重要群体,考察小说中商人形象和作品所展示的经济生活的细节,有利于我们理解金融商业时代的城市文学。由于在南海沉浮多年,晓航习惯假设象征性情节和玄妙逻辑,偏爱塑造与自己经历和神情气质相似的人物。

《所有的猪都到齐了》是晓航写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的一篇小说。几位来历神秘“有故事”的人聚集在城市出租屋里,他们善于突发奇想,把商人冒险家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他们开辟了“大象租赁”、“石肋时间”、“无忧草”等几种商品和经营模式,在一番短暂热闹的成功之后最终以失败告终,几个生意伙伴在伤感和悲壮的情绪下拆伙解散,相忘于江湖。即使不具备专业经济学知识的读者,也不难从“大象租赁”这样异想天开的商业模式中领会到现实寓意,次贷危机、股灾、虚假广告、炒作、网络推手、泡沫经济,种种城市商业文明和经济生活中的人为灾祸和贪婪人性的丑恶。我们对此毫不陌生,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家早已宣告,经济人只受自私或自利动机驱使,罪恶者表现得更加厚颜无耻,并且抱着肆无忌惮的态度公开承认动机的腐坏。晓航也不例外,小说的人物一再说:“有人想娶,咱就可以卖,这就叫市场,谁跟谁有仇啊。”伙计们推销依古籍配方制成的“无忧水”时,为了进行网络销售,也制造了一个话题,做了一个故事,引起了网民的愤怒和感动,胡乱编造的一种产品因炒作而热卖。当无忧草的销售产生泡沫之后,相对清醒的林岚提醒大家及早抽身,生意合伙人他们在钱的诱惑下仍然无所畏惧:“这又不是我们炒的,谁当最后一头猪关我们屁事”。猪,是那些卷进市场炒作当中的被套牢的受牵连者,是经济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最后一头猪大概就是崩溃时不幸砸在手里的那位倒霉者。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在刊物上发表时原本名为《灵魂深处的大象》,“大象”在小说中象征着人与世俗平庸生活对抗的奇思逸想、理想与情怀、温暖与爱意等,当面向市场结果出版时,小说乃至小说集的主题

目都变更为《所有的猪都到齐了》,其间的微妙意味我们不难体会。

晓航称呼小说中这群人为“乌合之众”、“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过着“啸聚山林般的生活”,后来索性注册了名为“瓦岗”(瓦岗寨)的公司。瓦岗的几位成员对伙伴们满怀绿林好汉的江湖义气,肝胆相照。老罗在面对背叛伙伴们独吞无忧草配方游说时毅然地拒绝了,而对于他人——那些商品的消费者的利益得失则根本无暇顾及,谁在购买和炒作不见真身的大象?谁在服用毫无科学保障的“无忧草”?小说中偶有人物善意地质疑:“这不是缺德吗!立刻好遭到伙伴的说服和纠正。小说中把瓦岗合伙人的城市商业历险记比作“飞蛾扑火般追求梦想”,在这个金钱成为人的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时代,理想和梦想这样纯粹高尚的语词的内涵也与遵从资本和市场的逻辑谋求利益挂上钩。最终,看不见的手又以同样的逻辑和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使这些经济食物链上末节梦想一夕间破灭。因此,小说用伤感的笔触描写着曲终人散时瓦岗合伙人们豪饮痛哭的场景,主人公在多年后怀念伙伴和冒险经历的怀旧情怀,我们更多体察到了并不陌生的青春情怀。

今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在西方社会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追捧,他告诉我们,21世纪正经历着“承袭资本主义”,亦即富人承袭的财富主导整个经济,豪富寡头随之出现。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财产。穷者恒穷,富者恒富。“美国梦”式的白手起家拼搏致富的资本主义美好想象早已如梦破碎。晓航在新作《被声音打扰的时光》里,女主人公冯慧桐的父亲“股神”孙维信身上明显带着巴非特的影子,他天价抛售与其共进晚餐的机会,神乎其技地操控着股市与金融工具,这样的金融巨鳄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宰。小说中被人们看作“城市英雄”、带着黑道大哥气质的青哥,原本拥有着不可征服的日出堡,随意操纵他人的生死,他依靠经营实体经济而富甲一方,终于因毫无金融活动的经验而被股神消灭摧毁。在晓航讲述城市商业故事的小说中,始终有一种神秘而高深莫测的力量徘徊在普通人之上,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和成败,即使偶然累积了部分金钱获取了利益,也不得不随波逐流地被市场和巨鳄们牵制和掌控。晓航的确具备优秀小说家的资质,他敏锐地体察到金融经济对城市人生活的巨大影响和操控力,今天世界上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体和掌握巨额资产的超级富豪们,正以隐蔽不可见的方式攫取资源和财富,小商人和城市市民的致富梦随时都会被碾碎。

伊恩·麦克尤恩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创作:“我比较喜欢一部作品有自我完善的特性,把它本身内在的气势和光辉所支撑着,它和这个世界很相似,却又不被它所左右。”才分高的作家大多知道怎样使作品与世界保持恰如其分和亦真亦幻的距离。晓航正是如此。作为一位天赋型小说家,晓航在几十年的写作中形成了成熟的写作模式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对人类智慧中神圣的疯狂的热情与爱好,对世俗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持续观察和表达激情,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小说创作的无限可能。

##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